



博望山人稿目錄

卷之七

序

贈大中丞周公擢大司空序

代朱直指

大中丞曹公集書誥命序

王麟郊侍御六載考績序

賀郡侯胡厚庵入覲序

郡司李胡天岳考績序

郡司李考績序





司理胡繩武報績序 代

江水部蕪關報滿序

劉心城蕪關報滿序 代

贈邑侯郭丹葵考績膺封序

邑侯勞金粟入覲序

乞養錄序

卷之八

序

黃鯤翁年伯六十序

壽封史湯太公七十序

壽封君鍾紹翁七十序

壽石翁汪年伯八十序

南溪葉翁六袞序

管太公偕配劉孺人七十雙壽序

方太母趙太室人年祖母八十壽序

劉母雷太孺人百歲序 代房師韓

壽湯母太夫人七十序

太夫人八十壽序

母六十壽序 代大司農

朱太母何恭人七十壽序

壽葛母徐孺人七十序

九如冊敘為劉太翁年伯題

彭景從芝瑞冊小序

題宋比玉觀物之生卷為李組修壽

卷之九

序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代

河南武舉鄉試錄序 丁卯科

河南丁卯鄉試齒錄序

江左觀風錄序

江左得士錄序

河南觀風錄序

兩河徵才錄序

合刻楊用修先生書序

重刻齊山志序 代

太極洞經序



博學山人稿 目錄文  
易直指江左漫言序

李氏重修族譜序

孫氏續修譜序

銓政小述敘

卷之十

序

王氏忠義集序

陳仲雍苜蓿齋集序

賜綵堂問鶴亭詩冊合序

元靜初中丞散人齋詩集序

申維烈古香齋詩草序

李渤海四品稿序

青山詩草序

郡丞梁澹寧學閒草序

方人卜姑孰小詠序

司理胡助之詩序

劉燕及遊草序

李元鎮檀欒草序

程凝之詩序

王巢父詩序

盧原父秋聲序

崔鶴蒼塊魚草序

畢疑耀橫槩篇序

題袁公寥道山放言

頌帝三集序

端淑卿綠窓續集序

卷之十一

序

胡助之生生園草序

羅澹研制義序

鍾木仲制義序

薛仲弢時菀序

涂晏倩詩菀序

賁軒制義序

楊尚賓近草序

璫樹齋制義序



沈巨山稿序

鴻儀館近稅序

方時生芙蓉近稅序

寓言敘

題循政錄

書楊直指問刑略

卷之十二

行狀

先府君雷州郡丞公行實

先母徐孺人行實

慶成先弟行狀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斗崗曹公暨贈孺人曹

母唐氏行狀

蔣太學行狀

卷之十三

誌傳

誥封中憲大夫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王公暨元配累贈恭人耿氏墓誌銘

查屏山公暨元配王孺人墓誌銘

少渠徐公墓誌銘

明太學台石陶公墓誌銘

明誥封太恭人楊太母年伯母墓誌銘

郭母徐室人墓誌銘

中翰吳公墓表

傳

血傳

蔣母汪孺人傳

卷之十四

記

前雜遊記一

前雜遊記二

前雜遊記三

前雜遊記四

前雜遊記五

後雜遊記



嵩嶽紀游 丙寅歲

李太白先生碑記

紫陽祠置田碑記 代某直指

重修京糧廳碑記

太平府建關濬河略記

駱胡兩公生祠續記

太平府重建平政橋記

太平府新遷理刑廳記

鄭公橋記

魯港平治石路記

蕪關空園記

五臺山金燈寺瑞花記

卷之十五

祭文

小祥為先府君禮佛疏

遙奠韓太素老師文

祭亡弟慶成文

祭同門李元鎮文

倪孺人誄

卷之十六

雜著

警鹿說

在辰陽家大人命作

伏鶴說

續棲賢社題詞

祭圩神文

毘盧閣成告佛文

麓心寺毘盧閣募緣小引

題重修瑞竹堂募疏

淨居院募緣疏

行歸德府永城縣祀陣亡鄉宦王三善入祠

行汝寧府祀解元張自立入鄉賢

行開封府尉氏縣祀縣丞陳登入名宦

題水心樓記

題崔鶴梁訓子說

題周文川冊

卷之十七



博望山人種目錄  
九  
雜著

左蒼嶼還桐索書陶辭跋之

爲羅澹研書長公賦跋之

跋懷素真蹟

吳晃臨荆浩畫跋

祝枝山草書跋

爲張二無跋畫

跋沈石田畫祝枝山草書卷

又

題范寬畫

爲宋比玉題草書作氣如白虹四字

董玄宰遺墨

書張葆生臨家藏會稽書屋卷

題虞伯醇樹樹皆秋色山山惟落暉畫

題畫

題文啓亭書畫卷

題文待詔畫

題虞伯醇練谿螺黛畫

清聽齋銘

像贊

朱方來像贊

贊羅伯倫像

沈璧甫像贊

李錦衣贊

黃元龍像贊

林太翁像贊

田枝鹿像贊

徐宐生讀易圖

徐宐生幼時像

題梅見復小像



博望山人稿卷之七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序

贈大中丞周公擢大司空序 代朱直指

大中丞周公鎮江南五易歲今年秋廷推公大司空常伯當得代行會江南稽水厲公所條上與若屬約次第舉行皆以綏澗升辰始而推報適與時偕乃公則何以當此遂行也江南填節與它中丞異以畱京駘蒞之靈不盡如它中丞有事號北構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胡南絳越其駐提海上風汛近在二績紀而遣尚書重臣開府江南理水患則永樂初岌岌矣地身既斥下不能仰受淫溢故便爲偃豬所蒔爲三吳芑粲尤操西北芻輓之緩急勿論緩急西北而以偃豬我駘芑卽舊鼎廷唐實式憑之何用勞苦中丞也以此視構胡絳越孰爲可揆麴也古九惠師職之政動以有所循習故事雖爲賑卹不必嘔心主者方五月水央建七省之上覆委我鄉我里而壑爲公計者誠咄咄而噍不卽望洋稱徒駭已不

過署疏馳請蠲折乎莫必也必矣而蠲不能併明年折不能額見在不猶之呼逋問水濱乎馮夷君橫而忍甚所過無不浸沃州爲甌脫有三吳芑粲莫適爲蒔倘料單赤而督以錘役內望梅於糠粃外移山乎覆簣其卒引空原以澹西北邪公計于時旣未有前會而部議又不相遙矚乃憇遺一中丞與帶脇郡縣耳亦曰無治法有治人與我共此者有良若屬在官得爲與良若屬勉矣民得爲與良若屬勸矣有如糶糶哀給踏給諸類但取僞塗



克件諗非同室纓冠則亦安能人代之胸腹自今  
例小宰爲解式不憚如校簿以待苟無愛頂踵寧  
有以蒸人聚泣而拱手徒駭畢太侵哉爲若中丞  
者非長子孫乎茲土以舊鼎廷唐故不忍令甌脫  
累我單赤而以煩交勉交勸蓋手諭具文相望郡  
縣敦一議未暨莫不檄先之矣則胡以遽推公也  
勘諸藩有菑如江南乎無有旣知微公莫與撫上  
國謂宐用前年丙戌歷任事例于公觀起濼厥成  
豈不愉快奚以旦夕德賞爲者此江南子遺則胡

以能聽公行也計此去聚族而視有得腴腸餽粥  
者則公之著爲格在乃不獲躋公稱兕而想像於  
畏壘也卽公亦何能當此遂行也事宐尚付郡縣  
畫一尚付來者滿目欲濟未蘇若不能無忘須臾  
得見公雖欲爲返馳典不得當有愀然不釋於行  
者矣朱某曰予讀公救荒事宐知公急民急改歲  
也去秋公先疏東南星異沴乃在水今南中天異  
又見告矣以三吳壘耻西北不先於三吳自破甑  
三吳也若復數千里兩年芟牧之空白晝爲厲震



驚我駘芮詎止偃豬邪患又寧在海上風汎邪以  
官勞官義主聯以民施民義主輯以窮民招營窮  
民義主銷渙形以銷弱形矣夫中丞誠不家子孫  
於此又不如他中丞有事胡越輒寶鏹文繒之赫  
赫也起卒至之應而不求聞憶如結之忱而不求  
德蓋天實性之矣宋青會河朔水菑富鄆公勸活  
萬人卽蒙大拜兼宗伯今郡縣三輔與京東重十  
倍而藉公熟慮以詔嗣續較所全利固非門室之  
辨者可窺也予承乏南來日覩水異與公苦心狀  
諸安昌杜鄆何惟改歲無虞故德之深亦誦不啻  
口于公行也郡公某某等載明德合徵予言爲祖  
辭醪公乃予于公五歲中實績不具書獨嚶嚶卹  
菑者以志江南不忘公莫茲爲烈當筆藏之爲大  
臣保民實政考不但如仰德音稱治國中已也



大中丞曹公集書誥命序

中丞公往起家版署時履吉爲同舍歡銓司推公  
守博平大司農倚重如左右手屬客擬借畱章恐  
不當稿數易最後乃以屬履吉蓋履吉所悉服公  
裕軍國大計久矣已公秉憲齊魯果盪蓮妖東省  
綏靜公往來積遷其間亦歲深及紀 新天子卽  
位逾年嘉公庸晉鎮節鉞江南爲豐芑半壁易潢  
池而未犢綢繆所至以不見爲功而諸所載在司  
封應得奏請推恩光先世如公所累官亦咸有加



罔缺公盡哀綸言取右軍書離之石復走祈素所  
厚善書家各以體附焉寄履吉禪識之夫此典所  
重在制辭與先德其書則中秘之珥筆者任之例  
不兼書名也近乃有什襲綸軸不敢褻而別集晉  
人書時賢書廣以石本者有唐之世去晉為近李  
陽冰之篆書韓擇木之八分書天下欲傳其先人  
者必待以為榮諸大臣家志非柳少師書人以子  
孫為不孝如朱巨川之告身而兼徐季海顏魯公  
二手乃知尊其名尊其書正所以尊王而尊親古

人用意繼起而師之良是公之祖若父世有令名  
居里居官雅如鄉先哲陳荀公祖母暨母氏兩世  
共姜洋洋伏闕旌揚具備當制詞臣不下有唐張  
燕公陸敬輿吳通玄諸大手名德名言慊然互重  
固已靡蔽不揭靡幽不宣公忠孝永思作而俯仰  
息而寤寐已無遺憾於是而更得如右軍魯公者  
和墨濡毫其上天壤間有盡善如此者哉羊欣謂  
羲之書不一體所論猶淺李嗣真評其見義成字  
非得意獨研樂毅論太史箴其體正直如貌忠臣



烈士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如貌孝子順孫瀆  
溪謂魯公中興頌閔偉發揚功德之盛如見家廟  
碑莊重篤實承家之謹宛然而履吉所見魯公自  
書先世告身真蹟如端笏垂紳屏氣而對君父古  
之真人物真能事鬱鬱芊芊通於楮墨者如此公  
所得書法刻畫世德與世德翻予書法以重與計  
古今人不多讓不寧以收藏矜小聖官奴而履吉  
則終始以軍國悉服公者昨歲敵人盧龍朝廷徵  
近畿兵入援本不及二千里外公身越在吳中顧  
急提江東之銳親雜行間北渡日馳倍司馬法爲  
各路撫軍倡先是客謂此行利鈍難言空先遣盡  
室還而後身從戎公正謝之此何時也而問家雖  
愛子二豎伏床立鑰鈴閣不反顧途次緘題可千  
言到履吉列在師中狀履吉起讀數過併讀誓師  
諸文告感公精誠上通於天淚承睫下不能已雖  
天子重根本有詔振旅旋然公已不啻援桴鼓忘  
其身已今國殤未返甸列前垣 聖明思帷幄廓  
清其以方召良平合倚公一身今日之事了此者



必天意所命之人正未是遠履吉故以此事望而歸焉此後龍章特進又在大丞景鍾間而是誥石尚少履吉恭書一通請於此補之夫履吉學古人不成安敢與當世書爭後勁抑是公起家時所厚善終不遺則可謂云爾已矣

王麟郊侍御六載考績序

今上御宇久神明覃赫於殿廷論納之選特加毖慎而獨徵前埋輪之使於籍於是下堂催爲問刻限狀甚切時則我王公自巡江左訖未還臺而西而以逾限聽當世之議者且四年餘矣忽奉嚴旨強起星馳以入臺中諸公傾接如覩漢官如聆正始以爲不可一日不在朝堂之上而公先以江左差不得服三載考者茲又當論成而總上其績於是臺諸公咸稽首賀以屬不佞修一辭不佞



惟御史之職自補過拾遺外亡大持斧巡方振揚  
風紀其服考與諸司同而奏報之頻與諸司異計  
考至再則差巡亦往往而再而公獨以澄清天下  
之身僅借江左一使旋已里居深有年歲將無勞  
績不足以盡公而公亦若不餘於勞績者邪夫御  
史固不但以奏報頻異諸司也凡諸司績皆可循  
條逐款指計而僕數之御史昌言於朝有收採則  
以利澤還之國家按行於外有激揚則以清濁還  
之天下卽盟心獨矢確有自課地而至考績則身  
亦泊然無庸雖六載數差欲以何居惟是以風紀  
之重論卽不出都城已隱然彈壓自効矧業已推  
擇巡方如江左重地也者公在江左也當戊申水  
滂後與七郡司屬約三章惟真實濟民爲急一時  
奉行無敢以鞞悅應貪墨率望風解綬去亡論卽  
有深心藏巧者片辭直破肺肝如見至若數年酷  
吏力能得之奧援而竟不能逃於白簡蓋慈惠與  
神明並運而博大共嚴肅同操江以南餘風迄今  
如一日焉公何不得於持斧哉而必里居堅臥邪



令比以竣役入報必且別奉簡書霜凝電掃發舒  
風操公當無所不自得顧寂然遠引依太夫人子  
舍晨昏之餘謝客却掃門內卽如深山苦約半類  
野衲跡其蕭然塊處殆若舉夙昔慷慨澄清脫屣  
而終身也無復戀而終不敢以所便適亢君命  
之嚴迨出而領袖班行而猶引偃蹇自糾委年來  
臺規應算之餼聽之薄議公之所以昭分諛而謹  
明志者何如也蓋論公於在差之績易而論公於  
不在差之心難也公天性孤植如李元禮自荀陳  
外罕所接卽于時銓臺之長非所得論親疎稽中  
散有云冒陰可以無影而又雅得其淡漠之所適  
非有影猶將陰焉故論公處不在差之心微而安  
則論公於在差之績又直顯而淺者耳今士大夫  
立朝僉曰正直立身僉曰行素不知惟行素乃能  
**正**益素者已所大安一毫不掛之處行之故天下  
在莫之或撓公以若將終身者迫堂催而出適  
鼻所親疎之影併碩果晨星了不可得乃益灑然  
於冒陰之心往而必伸天之應節而成公者微矣



而必拘拘云前登江左之車一差不爲少茲勸關  
西之駕課績不在多皆非所以語此公勉矣在昔  
虞夏之際明試底績而卽以九德官之至于剛塞  
疆義彰厥有常公持剛中之德按行反而居塞而  
又以其疆於一往者起而從 君上之義彰厥明  
試之常卽所爲載采以佐 聖天子翁受敷施之  
用豈特今日有休光於西臺哉不佞輩將指公里  
之三峰而日覩隆隆之躋其上也

賀郡侯胡厚庵入覲序

今上御極四十有七禩復當計天下吏我郡守厚  
翁胡公修厥正封上之冢宰咨御史臺覆考引最  
奏維慶典有章哉蓋先期而當蕪繁三使君有謀  
於吉也曰吾屬近戴明德不速卽戾禕及於歲事  
夫孰與謁而代之鳴意爲選郡左右鄰號能張祖  
辭者邪亡必若使君指也吉何人敢云近舍崔駟  
顧談相與有成如記里矣妄輒不讓於古有之夫  
古爲政者第以立於明信之間布之不窕內之不



塞至足也然而施斧斤則四顧易柱審音非通彼  
此莫適調之孔子讀詩至執轡如組曰可以爲政  
天下組柔道也柔以用執率是屬也故曰懷柔姑  
孰爲府隸九縣僅三疑不成子而風習日流吏民  
非故諸徠敝且什伯也公謂郡有組則邑與其執  
不有邑也其奚有郡故凡府多就府爲事而公則  
卽邑爲府事卽邑各以邑爲堂事而公則三其邑  
爲一堂事若裁冗役若酌馬政若蠲市夫罷里歇  
若講讀法則嚴博禁矯沈命則立保甲核會計而

清編冊培形氣而宣河道司寤者毋譁閭歸肆者  
毋直官提圩者毋按鄉役驛者毋浮餼更僕而數  
有筆難旣矣則疇府令下而不邑利乎卽邑有彼  
善移而此因疇一邑利而不三邑利不闔郡利乎  
公惟日起就名課實問法求意雖生長此中茫茫  
端委而公陳舉如從十指輪出計其精已無餘而  
其念常若未濟公益以古之循良必非能外此名  
實法意別求通便府與邑執以相操則官與吏執  
以相凜久之更以恬以愉反卽懷之柔道固不出



此兼一時所遇既皆真心爲邑復有何亦可匿而自愛推置故手勒期約月可數馳卽邑有狙吏胥得不時覺無輕借亦無復嫌而諸吏胥率望風于府邑之互嚴抱六案惟謹視彘之徼敝又不啻什伯也夫當世賢者不少自賢又少信共事者賢于是不虞其非常而借手盡下則疑其太兼而藉名體要不知夫牧伯長令事寄適均而神明率作要有承仰則氣勢尊而推移力此爲以賢謀賢相執相柔易瑟柱于無猜而鈔斧斤於無跡者也惟三邑分有一公而公身因備有三邑坐成上下明信卽政成而不窅不塞亦何足云漢制課郡守最其法以春行所主縣秋冬按訊而京房請得用考功法自第屬吏乘傳奏事今公業自第邑事有成而入奏覆下御史臺問以姑孰郡春秋所行主縣公則稱臣治郡亡狀惟是成在三邑不敢匿詔謂有是邑有是郡是爲真股肱則惟慶典有章哉履吉不能習張祖辭而度能代三使君鳴有說處此卽無讓或無較焉耳



郡司李胡天岳考績序

履吉不佞自束髮知州里事所及見郡李公皆能  
口舉之顧論真實正職上下孚而遠邇懌維今武  
陵胡公特異吾黨鄉較子弟益人人能頌言履吉  
志焉凡監臨于江南者得盡其屬而檄之有以姑  
孰李爲獨賢者不必事事獨賢也國家分江以東  
六郡隸一臺使者而衷其解於姑孰部而行者以  
月計坐而質會者以歲計迎之欲有當也入之更  
有案也是之爲李最先且近若又最賢則無不受



也是故明法飭令無與於六郡之官而無日不有其官察吏安民無與於臺使者之事而無日不有其事乃或因以其重亢焉吾亦一臺使者何不飄風疾雨督也應之者水火迫而真形遁又或以其重紈焉吾自得之臺使者何以手縑指縷屑也應之者年月遙而大奸窟是且將首六郡而階之厲卽倖積三年而小考以何考邪公於庶言庶獄罔不習而明之而其自課則甚嚴推事則甚勤殆實從職業中有凜凜不獲盡心之懼凡大署屏坐與詔戒左右日起有省無肯數遇諸所質會狡交于庭先迎之何如而當更案之何如而確隨讀隨草趣從事囊報牘待須臾判紙落矣不獨其筆贍也乃身之慷慨執勞瘁甚憶踏荒一役移牒甫開趾已遍金陵六邑犯暑履田間慰婦子役者少得追焉而又念 朝廷卽停熱審何不可請之臺使者邪及得請出卽上道馳所屬數百里釋無辜繫百餘指旣旋郡中始悉所事六郡從而風之其視獄也著爲教投辭入對不出二日對之日望見公早



已消其觥剝及有訊無不自欵也案亦無弗立成者六郡重大獄赴臺使輒請署質之公亦輒署如其請到亦輒自欵以去雖應璩之官無停事朱博之駐車決遣古今人何不及之有公蓋開敏絕異者也宋陽里華子善忘魯儒生引與居室莫知其施爲而華子逾夫乃知有意施爲者敏亦爲忘也公意旨溫滿夷粹絕不知投袂振臂馳驟風雨以喜事鳴第其求盡厥心不厭手指襍積以幾備采之成夫是自不必矯遺忘學開敏而真實職業自天性之者自天鑒之自天益牖之人情寬急利鈍不一至於有倚卽副有移卽報而寬急利鈍之情有喜無忌無不一坐見公有六郡之官而不名其專兼臺使者之重而不疑其市而公益得發舒其于將騏驥以收立斷立至之用公到郡先屬直指武康駱公已屬榮河李公皆未久去嗣乃屬今麻城田公性博大淵遠曉暢名法暨所直利病凡規則爰書上剖數語率洞出人意見人亦多奉不及公以粉榆故有叔夜陰影之意不欲自暱近獨持職



議合處立斷立至無不銳相成公自應激報于知  
已無所解而田公心賢之無以喻則數衆稱之曰  
敏司理諸司理公出而號曰直指公定評也履吉  
婆娑諸公間聞此語熟復何能仰讚高深今八月  
驅車到北矣公適以考三年績上銓司引奏 天  
子 詔授恩階履吉敬稽首于當制詞臣頌法孔  
子曰敏則有功雜引左氏曰乘君命不忘敏宐有  
後我姑孰李有焉倘以備 王言之大

#### 四郡司理考績序

蓋聞之三典布刑原周官之節三載小考用正職  
之訓要以一人一術位有宐於獨稱各地各時能  
無嫌於相掩斯卽肺石平其郡閭閱賚其庭猶之  
顯分寸以常流未覩會雖喑而作頌也維江之東  
隸區有六秣陵體殊京兆皖城地渺上流而茲天  
都九華宛溪姑水襟帶鄉聚冠冕神畿吏事互親  
稽會相比爰求績効則郡李爲難蓋其地有南方  
沃土之名反以積沃而悍處院道法行之所反以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竊法而頑或一人之辭而經諸李之案或六臺之牒而併一李之庭監御既繁控揣無朕難定之是非全委不明之恩怨俱叢疇謂刑名而輕首善而是蒸蒸四仁公者本鄭僑之救世兼子雲之懿律來我三輔分典九章行令必知其事執義祇生于心各備五行而丹筆之恩不隔併驅一路而脂澤之用咸調斷雕破觚風俗知遷其頑諄景伏髮立人情亦革其猜疑兩儷之以得雙者爲治行之無雙合課之以不異者爲江南之獨異可謂明試之會逢引奏之盛事矣乃推原本始觀成今日奇緣偉邁尤可述焉邈丙之春同升赤芾一行作吏分策繞朝胡以四郡李官時當齊缺以待新籍之除以作墳箎之合邪及其論次謁授爰有後先別里到官亦多近遠胡以申呈會政巧候如期絜度量以偕程胥乘傳而上計邪且夫投芻爭鳴騏驥不免同盤莫助骨肉猶垂何者利動則形分勢倚則善背也而我四仁公精氣渾周才能雅戢甲乙或商其變空朗不雄其成交讓交賢操至誠之必信



密聞密告無微隱之忍欺有來公役則合署而棲  
有入公謀則聯板而對總之唱喁矢志差池靡端  
此從來同事之侶稀聞一等無着之親未見者也  
若夫庶慎克咸更僕未徧試卽新舉二事以槩協  
忠有如弛熱禁而豁經年沉錮之冤蒼全書而甦  
頻歲加編之困此雖德總歸於烏府功不紀于法  
曹借非四仁公精白規條旋已異同杓鑿由此言  
之一德獲應醇氣告成懸缺以俟偕臨同辰而賡  
報政明彰美兆聿符在今必矣夫神聽和平著稱  
伐木帝巡敷奏厥有旌車美符旣昭恭嘿斯慰自  
是而徵竿課之連翩賚芝檢之赫奕豈所論昧實  
而倖靈子芳而寡和者哉履吉里沐五易星霜以  
併幪之有年遂耳目之加核屈茲陟最意分賦之  
難工幸際昇階倘彙言之易見援時著姓猶卑慶  
曆之賢切古同倫直望姬文之友僭留職志俟祝  
賢人先謁蠡窺恭疏短引云爾



賀司理胡繩武報績序

代

國家制列郡稱外臺其翼爲明聽尤毗于司理則  
議久任以需成服三載考故僉丞丞焯厲期當財  
叙格然而居是理無分寸銅墨也以此得爲之符  
枚績書而計之何容易屬其界轄僻而府居高猶  
一文無害事耳近者江南地以 畱都重而姑孰  
郡尤以輔地重置若屬者且與三選七遷等郡視  
列鄣卽邾莒也若夫臺省部寺扼臨日檄相望則  
無不走諸郡理郡得北面卽三彈丸邑也若夫直



指駐節坐鎮劃隸七郡奔走奉不及則無不倚諸  
郡理蓋凡府事標末多以理爲委而江以左爭以  
姑孰理爲委此于聲望寔峻于窾會寔劇以浮沉  
之浮沉詘矣以陰陽之陰陽詘矣將頤以周容而  
調停清濁非所以素也如信以鉗忌而過任鞫錄  
不可以廣也乃終用枚績書而成之又何容易惟  
我代郡胡公之善是任也公以九宮方聞秉裏誠  
之度起家理刑姑孰郡至則範凝簡肅嘿含四時  
及卽之盎蕩春溫如化敦萬育方蒞署時故于郡  
稱執法他所訊造猶有時若操陽鱗而進者數輩  
公顧謂法法者自法期于鋒氣略無櫻薄乃唯吾  
所得行而藉若以通是無其染指我邪去無所事  
茲却望堦前一片三尺水壺也會前郡守去移視  
篆事逾歲其介益甚操益瑩雅以政清故事滋省  
畫諾放仗而外卽啼鳥人稀矣所庭鞠明允旣孚  
兢吐望風之款曲不得請請乃不得直縱嚴勢利  
且無若之謂獨何以殉強項而奉嚴勢利也人跡  
此或見爲難與公而公宅意寔則本諸寬平恣其



洞霧可以秋毫莫闕乃不肯以妍其渾局有開口  
必出肺腑遇援拔必竭心力又類慷慨義俠之流  
用無論若監司若闔屬以至生儒氓庶油油神爲  
傾意爲德矣古今才艱通方官歎適器語云不治  
見行不爭越言謂基醇政者而乏實在風骨風骨  
矣故以絕爲清弊更出無徒逮其朕亦還受之令  
縉紳籌世務轉而偏取狂狷綦不完矣則柰何以  
當郡理公之廉以厚裕貞以大光蓋其無不宐之  
也則惟其有之乎茲且具績入告考功氏考功核  
而引之陞見將藉手以覆于 天子曰幸承明命

服輔地郡理臣奉職狀或以 天子神聖寵靈庶  
幾務滋德化爲苦心若職者勸則必有殊錫待治  
行卓異者嗟乎乃于茲益識今昔職守難易之校  
也兩漢有決曹墨曹但主二千石法郭弘贊潁川  
止以用法平正比東海于公不朽今司理用法一  
也以其屬當道推席按委凡一切不可詰之喜怒  
不問雞有尸魚有王也而景伏髮立之疑則俱耽  
耽環一郡理且不計浮沉陰陽雖清貞高持語嘿



動靜悉爲向來揣摩不釋之用視兩漢徒以平正三尺稱難乎不難又况乎其難如姑孰理者也甚矣公之惟其有也遂無不宐也則不佞之所以心善公也不佞官南雍距公治最近得公最悉方不啻其口會公自請考行其屬吾鄉友人當塗令勞君暨蕪湖令張君繁陽令鄧君以無繇遠負羈縲効駕則就不佞徵辭以贈僕夫不佞于公爲治善美不具論論其成效所特宐異日紀循良者採而傳之不佞且獲齒于知言矣

江水部蕪關報滿序

江公視蕪關權逾年服部考稱辦詔還大司空曹事以需超異於是得代去諸商後先集關者念重失公而不得尼則爲之礪貞珉繫慈惠以肖公于俎豆間旣專且備余邑曾大夫仁父母也以其心惠吾民者推諸商之戢惠於公而不能捨有怍怍焉則謂余昨以部假里居悉熟字下必有能爲職志者爰走疾足而徵俚言以祖羈繼乃余不佞往固有不愜于關事無從借筓而近得一創于公請



舉而覆之蓋蕪邑畱都豐芑上游也去龍江瓦屑  
壩甚邇卽部院所合稽者足矣乃復置關而以條  
例視荆杭於今不四五十年也國法輕而人情狡  
已有難詰者屬璫稅起壁分司而橫焉邑中剽輕  
白徒居以爲奇輒私辜權爲奸利商與官不復責  
對第從胥吏陰陽沒其貲而縱之比環司而伺有  
艷焉者亦以爲此奇何不可居也則於料價之算  
報悉以身匿而與爲交關結識取署驗收如寄乃  
匿旣多矣因不能盈於歲課則課病而商雖與若  
匿也終無得省於料額則商併病主者亦心知之  
無奈其盤固何而公則蚤洞此已公始謂憫商而  
寓仁于課吾自可得苟商病而厚責其集吾奚能  
爲且是什一者以急公也亦何樂不以足獻程而  
肥若輩而吾赫然持部節有何不得明曠恤而令  
待命于不可知之若輩哉亟嚴與禁令商以其應  
抽自叩關趣得當去而所詭爲結識負匿者遠徙  
無復進鄉者諸商所苦若或迎之若或秘之莫可  
方物者乃今得望顏色奉溫籍豁然於省發之寬



而後喜可知也公更跡白徒中有大猾焉每簿後  
牋關下時以計轉其文木大材雖遲月歲終不與  
直及與論質其力又能巧脫去以爲嘗公則召訊  
而扶逐之使不得占籍以恣復逞積來窟穴一朝  
蕩除而商人灑道之費與夫筐篋之藏于焉乃獲  
無苦矣故比年再大侵而邪許至者益集課未有  
道蓋不以巧征敷國而以釋苦敷商去其蠹則源  
自清源旣清則流逾長通估制盈道誠莫出于此  
也余不佞昨已欽公天真靜密負綜略鉅材卽委  
蛇所司養聲名于竹頭木屑室無足侈言又晤南  
來士紳率道公日飲蕪江水亡何爲念兩腋清颺  
亦是自舉事要未足以槩公而至所聞于蕪之子  
弟則又更指遴文較藝嘖嘖于網羅薪楨之間余  
皆以爲取暇自公而非所語于鋪菜也惟是計先  
剔蠹得自目擊者大禪于司事竊以快其愚而附  
于識小之意夫余不佞則何敢任爲張皇蓋昔者  
惟帝命禹爲大司空禹曰念哉惟六府事惟董之  
用威今關市食貨志載六府正上爲國利用下爲



商浚生也不有威也何以去蠹公之經識淵源可  
以知其所存矣遂書以報我大夫惟所稱而進之

劉心城蕪關報滿序

代

關征之法蔽商與役不兩倖哉抑其役實甚商曷  
求焉夫利在而奸生也虞奸而法立也有密法而  
不獲免者也則有竊法而陰爲叢者也故驅商而  
之役也卽驅商而逋關也蕪之關蔽無以異也關  
於蕪也邇于畱京視關於遠地也差異大小二抽  
則京納縣解爲政使者畫諾單票猶無使者也人  
不必伯夷人伯夷也則何以蔽也我心城劉先生  
視權也曰關何蔽法蔽耳吾亦有一法焉倍爲甚



曰嚴關役寬商人盡商而長者乎盡役而跽乎一  
婦人仁而一淵魚察乎否夫廠無利商知有廠則  
廠利役無利商不知有廠則役利而是商知與否  
則寬與否爲之今撮其概無如丈量漏稅二者蔽  
在丈量不諳而全委之非知也諳而小恤之非拙  
也廠自諳矣保單各役私有何權諳且恤矣保單  
各役私何必陷而公於箝柙扒法妙解物則當始  
弭節臨驗時吏胥詫以爲神因而恤之柄在我也  
又以其間憫京關期迫亟亟遠涉量箝有疲星夜  
以赴之者而商所懷來非時悉得面乞主不帝而  
闡不得鬼安所不愛而必包攬夥輩之爲賄云斯  
其恤至矣脫仍有漏稅卽執中分之律何辭公曰  
不然此第巡邏事耳今信爲令重賞來首者而犯  
商則情法參焉彼役者卽詭通同終慮鞭其後不  
如首賞之厚且安而犯者視巧於廠之得較通于  
役之失不啻倍故倖漏與通漏者轉少公之恟謹  
法正公之招徠法何課額之足虞蓋公之凜凜勅  
書也欽哉惟公與廉無忒額數急疑盈而縮者至



寬疑縮而盈者至官知有商而若無廠商知有廠  
而若無役分則利在下一則利在上旁而分者既  
無利聚而一者必不分昔人所貴善識法意微公  
神而明之孰與於斯公他所著爲條件擬志諸目  
動中窾會倘嗣者師意曹隨風之所訖上下諸關  
實被之豈憂無術哉友人元甫氏公所善也嘗謂  
不佞公實以文章經國縷縷關事可爲一班及不  
佞以前午日過蕪邑大夫曾公頌言視元甫同舌  
而其夷靜聞如別無所屑非惟商忘于關縣亦若  
忘于關者前此未有也至其捐俸樂施若學舍若  
山川臺榭若井汲以迄異類一歲中種種慈利天  
生慧福未可更僕指及進而謁公爲畱一再觴而  
舉所爲經國事眉宇間漠然無一有也公之偉遠  
安測其際方今天下玄黃之議旣克有定珥筆之  
臣乃始歸併國餉幸甚顧計垣冬曹同舟滋口經  
理長策豈伊異人安得如公以宰天下亦若是則  
不佞與曾大夫與元甫則請從而執鞭



贈邑侯郭丹葵考績膺封序

事常蔽於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此論關天下而試之一邑爲甚今夫武健自喜者固不暇取一邑之民事若何周而辨也但敢摯行押闔快意莫予違謬以獲乎上博風力之目其掇京朝登等官卽用此目兼并之當世智於宦者豈不然哉爲人家子婦四五年操作無一嘗焉忽而足遂高視遂遠乃以多難大家挈而相付纖兒欲壞之歎念之戚然余所不敢言余則有遵所聞耳民間之瘼



此復何有而詩云求民之瘼保赤子亦有何解而  
書云心誠求之蓋古人審治民之難雖求而尚恐  
不得未有不求而自喜效無備而官辦爲拾瀋也  
余邑當塗在江左不名壯而最近畿土本瘠而地  
處要諸所號難治十倍疇昔者亦十倍旁屬其大  
則均二監而臨者有六焉皆新增行部行必以塗  
爲程故頻且厲此夫不知求民而惟求令者也實  
則求令第耳之爾令畏其求以耳也莫如逆躍之  
以聲無不至卽不得反求諸邑與民矣我郭侯來  
見以爲一意求諸羣監喜在已而病在塗孰與一  
意求諸塗塗有瘳而官可寄乎於是問塗之原隰  
何以不稼毋其堤岸瑕而激浚疎與加賦重而廬  
入薄彫劫勞來者無法與士羣居州處言孝言弟  
不敵異物之遷與郵馬之困里甲市籍之不安辜  
權與書佐之窟穴於錢谷者奚以假之叢追呼之  
隸血人於牙而骹不束與卽少尹而下愛反成其  
過者孰貽之與呼籲者疑帝疑鬼與小大之獄不  
以情與雉堞頽而濠塹塞未雨非吾事與畫於目



縲於手蹙於眉夜臥得一狀則索照而書恐不給而意外創見如桐封取道更若以盤錯羯羴之民間視供旌柩如破產出推挽夫如走死地侯拊其驚而徐爲令慨以身先逆諸涓人不可厭則激烈請於典護迄靜治行始民之恐而匿者至則笑而觀之事竣亦不見截補諸費以煩申請卽此一役苦心勝百年來邑中千億事况諸惠利悉數之不終其物乎所繇侯處心無欲日起炙三弋而衣大繒爲陶遂爲沐並爲桓龍門稷缶之賦金矢之輸嬰瓌餼牽却不入惟求所不周而登於辦其道必不出於鉤版銛匱以自神祇本至真畢爲嘔喻凡塗之小大高門懸箔無不令暢利病之欲吐曰予不穀以莫予違爲塗不若以塗所欲者因諸塗人知其一予不穀則兼知其二雖有用有緩而總歸於無距蓋侯之鄉爲令者最尊倨里中大紳不時得謁况欲自敵以下修尙罷矩折之容不踵習見而自爲習行單父之治用此道矣友事父事兄事以十一人爲差夫不與俗同而與道同者豈待相



師哉他人見赤子嬉則弄之啼則厭而去之獨爲  
父母者不然嬉亦嬉啼亦不厭與爲止啼而已故  
曰狐犢觸母驕子敗乳父母無驕子見也子產不  
去鄉較欲聽所可否擇焉事不盡於一而遺於二  
居堂上者何必示以拂哉要畀以厥成之晏如止  
耳自非真切癩是務去而保與聚曷克周其心究  
竟不惑至此人赫赫而我悶悶人求上而我求下  
人官如命而我官爲寄季之所得宐不如仲多及  
課實効而土田闢歲其有勞者獲息輸者忘苦士

修謹市安肆馬歸編庭之狐鼠清而野之雞犬靜  
大法小廉民懷訟簡鑿築之役皆不日告成向之  
均二監而用耳者反不啻一堂而目擊焉僉曰此  
悃悃大賢也濡削若屬治行甲乙章凡十數上皆  
冠以侯卽躍以聲者盡出其下此則人之君子亦  
天之君子事乃更異哉天官取三年滿牘諸弁考  
復奏 明天子推榮所生與其儷官階赫濯塗之  
小大欣欣稽首賴有國制借報父母啼笑撫摩百  
年恩而余則有進焉者以其視塗爲家親嘗操作



不自喜朝廷以多難之家付之必悚然戒而博爲  
求不周以已而周以人不辦以私而辦以公期以  
瘼去而保慰者決不異於治吾塗而如但取兼并  
登等官步之高而視之遠知其必無是也里中紳  
戚謂余能習黔謳以簡授焉余一泚筆諸美政填  
而不能割輒停擬議至逾年行江上忽恍然於侯  
求民盡下之心以爲賢於他贅遂綴而成言謂余  
爲知言也則不敢謂余爲不知侯也則不可

邑侯勞金粟入覲序

邑侯勞公之蒞吾塗也卽以吾郡蕪邑推劇而來  
聽逾年歲爲天下大計期將挈所職以覲爾其調  
以百里令一也而第爭煩於六十里之內不且謂  
無甚互局者乎卽先是述職以蕪俄而述職以塗  
而第循例于一二年間亦主客互半尋端尾以柴  
立者爾而其咻咻而嚙爲治者之苦心非與爾以  
門庭之辦者也夫官有同而易則勞者不于地而  
于時也職有易而處則掣者亦不于地而于人也



更張而不可明得意者驟也咸調而不可主理決者情也而不虞夫塗之滋下也爲塗者之滋難也若問之簿書一切之役公之往來所通理真撥麴之耳世或以此多公然而所爭不在此也卽當事者以公小若蕪而熟公者亦信以爲蕪人雜商而主進而視塗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夫秦人安秦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苟悉其相安何借以易柱爲惟適當不可解而解之斯異於解矣適當不可一而一之斯底于一矣方公來時屬一時陶誕突盜爲

譏詢之蒐也束之計不必創于國狗縱之又不能聽冠於狂鳥旣以代者自爲而自爲不可以爲代若以修者葺補而亟修不可以加補昔之防飛詭在錢谷今之防飛詭在人心昔以潰逸隄庫獄今以潰逸隄道路昔之調停在官民對面之間今之調停在上下去住不見不聞之地如是而塗猶易邪卽公柰何以煩塗之名易吾蕪也而更不虞夫公之捷得之也公憊然細心濬理人無有能窺者和風巽被中別有精神意氣幹旋獨到之處以爲



革而不相入者皆所爲可久而必可處之道也而  
所陰祛于薦擢者遠矣卽未來時橫民之薦擢遠  
矣馬不駭輿矣庶人不駭政矣書曰惟齊非齊政  
不在巧繁拜請而畏事之而其禮義節奏也亦絕  
無芒軻侵楛之病公之視塗真不足爲也夫事勢  
之所糾結未易爲俗人道也吾政有所見勢不能  
無使人見也人旣可見必將以形其所見也此其  
間非聰明材武之所得也而公直優游辦理之固  
非但一吮嘔之已者公之不足爲也其卽公之有  
難爲者也公到塗亦期餘耳若彙三年所述計猶  
是前蕪之一載以塗之二其調也蕪治之優固可  
知也卽塗之治以朞餘而帖息如彼其捷明天子  
之盱衡而倚注又可知也漸之象始于磐次于木  
及于達而羽遂爲國家儀跡公之移于蕪磐于塗  
木今且荷簡書而畱夔龍遙羽爲儀茲日矣公行  
矣其悉公狀空何如者而所言乃在此蓋竊以爲  
深于得公者也知公之所推爲而行以宰天下也  
亦若是則而已



乞養錄序

少潛君貳楚當陽尹籍有能聲以兩尊人春秋高遠阻板輿力投謝歸息其鄉海陽之璫溪十餘年一過我姑執不佞從觴於石城山麓卽其儀旨欸樸而加邵爲念前在楚時始及壯卽雅依晨昏何遂脫屣簿也有一簿而爭子舍云乎哉自漢世三公孝行不聞勒上印綬而請恩賜綵率在公卿間下而散秩此諛寥寥矣名所不問故也以名所不問乃執鞭散秩輒嚙臂而去之何知仁義嚮利有



得卽公卿所美其去幾何有是哉當陽之投牒與  
千古分陳情一紙也已出其田間所爲諸詩興寄  
遠放於目前用物之致取之如意乃知其澹襟逸  
思處聲利外以視依二人之本懷未受牯焉固非  
拂衣督郵悻悻於一往者尚記家大人謁部選回  
道需次遊處則時時少潛君同相與慷慨燕市訟  
不能忘小子識之今茲相過大人適去雷陽而赴  
歷下獨不佞留得一當更於向來決乎志見乎辭  
者差悉豈敢云發聲梁楚間請以備他日趨庭問  
遽之應亦一快矣



博望山人稿卷之八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序

黃鯤翁年伯六十序

白安黃公初拜侍御洗沐里中年餘以次來入臺  
隨過履吉倉署中謂作李爾鄉宛陵勞薪五年比  
得依子舍甚適家封史重念時艱有畔敵而無廟  
勝民間蕭然而題青藜趨盛府不亟論列天下乃  
私予晨昏邪不肖跪請逾王正大人六十初度幸



得引玉衡星精添入長命盃已乃登車不可曰國  
事惟日以幾老人自有年其嚴裝行不肖不敢違  
顧此來遙遙舞綵雖日起瞻雲有懷其何能喻履  
吉曰親命也子道也而祝卽在焉夫天下之爲人  
父者有聲名等級也哉然而所欲於子所期於子  
者多不出常情欣悅之外則有博古人書會真義  
理識大原本者膝下成就自與俗不同而其賢乃  
別於衆人之父卽其年亦別於衆父之年狐突曰  
子之能仕父教之忠楊子雲稱石奮石建父子之  
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顏之推以身  
不本讀書教子雖千載冠冕無異耕田養馬而但  
取知論語孝經者尚爲百世人師賢父天性也亦  
原學問尚矣太公一生孝友從赤子來事父則晝  
侍飲食言語意色而時其所欲惡夜則伏候寢熟  
乃安與諸昆季怡怡合炊五十年如一日固至真  
無解矣若夫安和之度不受煩惱廓大之見不局  
目前雖人或疑其迂又以旣強乃補弟子員或嗟  
其才而瓠落也悉不問手所編摹勵精不歇自事



親從兄暇未嘗少釋歲納弟子贄盡倒以市書籍以是南阮日貧亦復夷然不屑也饑與書食渴與書飲見有嘉謨則如晤言一室見有奇節則如交臂千載舉生平之發攄感慨鑒古愁時一寓之此中蓋用志不分者邪聞之曾子事親養志夫志之所在違之不樂志所不在奉之亦不樂正如常人教子所志惟在尊官厚爵誇震門閭雖長大猶抱著膝舐犢嫗嫗此卽教子讀書直謂之自不讀書可耳而爲若子者不得不奉之於是去則絕裾遺譏旋亦叩嶮憚險矣太公之自課課子也陋視繪句絺章與以空言證嚮行事不於身於其子故往者杖履兩至宛陵問田父得尸祝狀則喜問百姓公愬一事曰不畏強禦卽以官殉吾更喜初不知有人間仕宦之憂患其在今日又但知有子執法蘭臺天根陽明氣采宏遠合置金華殿中但早入裏行爲危關籌方略則志若爲窮黎甦賦困則志若爲宇宙消陰翳則志若爲決人所不敢決言人所不敢言則志若爲浙里續開國來有聞諸先正



大事業則志若知子莫如父一生讀書識力本原  
舉以付之非此不樂而直於一豸冠乘春弄鳥籬  
之爲快哉所樂在此則富貴不淫寧淡獨露志乃  
清明志清明者身強固養志者知其所快必出門  
有功有功則已志暢親志加暢親志加暢則親身  
加強固世固有神山仙島靈草瑤花常人引以爲  
千秋萬歲其親而在讀書窮理之親反誕而不之  
信却而不使奏而獨此物此志可以爲得親爲順  
親可以成其父爲名父爲學者爲壽者相爲先天  
之立命故曰祝亦在焉不然而必須星精以爲釀  
用人間首春却老事則有大尉張酺其人每遷秩  
父輒一詣京適以歲節會公卿上壽極歡咸自今  
以往之日也於史有之附以侑春酒亦當不却



壽封史湯太公七十序

世所習祝嘏語多不用人間事情也而不必情儒家則備人以養身蓋莫詳于經推之而至理符焉而不必情者反未必過我湯太封公之逮耆意可鼓頰而進與南山之詩歌保艾歌無疆也曰德音不已九疇之五福其一惟壽乃歷遯之則先之以無疑曰卿士從庶民從身康強而子孫逢吉以人從音故大德必焉可以無疑矣至觀於恒而天地萬物之情見也天地萬物之情人情也情見而恒



而不已而康強逢吉也因之湯太公生而穎敏爲  
儒居業甚銳以放厥詞可以凌厲自豪顧敦隱操  
泊然無求惟授里塾經以給貧差給則推以存二  
弟旣封貴而一日也訓伯氏成太史先生諸仲季  
五六歲稅就待培風期傳家則稱盛事矣然豈巖  
處而奇行爲善而近名乎篤行隱君子之稱與昆  
弟不間之人言太公雅不居卽封貴如太史官年  
德咸足惇史其自視猶食貧經師耳業已去人之  
所豔而復集人情以樂吾年養吾身奚有於是語

有之太上壽德其次壽名則又曰形氣本於根和  
氣發於四肢今海內無知與不知颯颯乎敬亭先  
生者誰邪二十年學者望敬亭則親見昌黎眉山  
矣昌黎眉山當身實未盛其行乃在後世至於今  
日則頂踵姓名更兼洛下間嘗習眉山所謂人無  
不至惟天不容僞夫天至不容僞而人亦不知所  
至則請信之勝定之常而爲之集勝定者固漠如  
也先生卽甚盛德大業夫人之情又胡爲乎來哉  
方春之華其文章可以光大塊樂羣生根本卽不



言成蹊者已歸焉人子三仕不及車馬爲孝而獨  
究竟於揚名顯親古之爲顯者固不必遡指某某  
是子是父揚之身卽顯之親故曰枝葉柔而根榮  
茂也先生今以封太史爲壽所得誠逾於三仕第  
恐備物不能得之備人而人以身備之渢渢乎揚  
海內者其德其音至不可已毋過卿士庶民間從  
矣人情翕俯仰快天地萬物暢於一庭卽此時之  
保艾無疆身康強而子孫昌以綿綿於久道之恒  
奚必外先生更壽太公哉太公欲謝諸人不能不  
貽之先生先生不能以身謝乃其以太公受者哉  
小子吉辱知先生深屈茲堂上承華七十初度乃  
從宓生諸君命稱引爾爾太公不笑謂何仍用我  
鄰時經師語邪則請更進曰伯氏先生行且調黃  
耳襄休明御家靈壽而北爲國黃耆老更歌南山  
以憲言太公則起稽首贊臣且老無以報敬願歛  
時五福維皇之極彰厥有恒聖人久道而天下化  
成若是而後知秦漢君臣相與慕祝神仙者不情  
不足倫也



壽封君鍾紹翁七十序

三峩西來以句曲洞天爲尾吾東鄉之橫山其嶧  
扈也風氣盤固數十里內外舊家蕃聚弘正間有  
督學鍾先生者出以文章甲第標表士紳而其家  
載世其詩書由來遠矣數傳而我紹塘公起公少  
穎惠銳志編摩早失怙見諸兄不了生事曰古稱  
家之肥不關植學也悉代而問之貲日高指亦日  
繁卽盡挫以存身無餘幾里中人化之咸以與長  
者居乃不能薰而善良至以糝漏事傷公不言之



心邪而公所爲勸誘嘿移與慷慨緩急者益無不  
至有負貸輒取券焚之意不令人蒙負責名歲戊  
申大浸邑圩居者宛作魚龍窟公艤舟往濟舍而  
飲食之終不以全活自居郡中高其誼延以鄉大  
賓辭不赴蓋至強之三而郡城於是乎有杖履之  
跡而自此以前固未嘗一日別東山也公有子曰  
木仲對策高第官大行今 新天子改元持節東  
藩便道歸省屬以是臘公七十誕辰畱稱絲觴而  
小子履吉亦以轉餉來里諸親知曰不腆椒花梅

醞用侑祝鍾太公而將之以爵者辭吾子事也履  
吉觀於易之乾初九潛龍勿用陽氣潛藏也不藏  
不厚不潛不藏假令善勞于而家而鄉而沾沾德  
色也卽德寢薄矣公之晦跡公之乾潛也古辭命  
之臣無定署所使之事無定期皇華之爰詢咨親  
也杜征南曰詢于親戚之義也而四牡之翩騅父  
不遑養親可得而詢乎大行公今乃得歸省具亨  
飪以祝也吾有取于易之鼎而 新天子初出地  
當天歲爲重光重光之歲長庚金星司天助日成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輝以開壽域吾又有取于易之晉乾父也潛陽也  
陽潛則資始循環方莫執其端加以侍養有人合  
乎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其堅剛又不啻金  
鉉而黃耳也而大行公戲綵畢還 朝便御元方  
之車上細旃坐觀 聖主復行視學養老盛事太  
公身備老更沐三接之慶而大行公併被蕃庶之  
恩此之爲壽事實而經固不必盡引三峩木羊君  
與句曲茅氏三真橫山之葛稚川爲况也已

壽石翁汪年伯八十序

古之人何以貴行志而輕千歲也重內者遺外守  
已者遺人養生主習言之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  
而欲從巖谷難於爲布衣之士此但可謂有其意  
耳披裘被褐拾穗田野歌且謠者以爲無繫於世  
也顧踽踽安所之此非聞道者也夫神仙之事雖  
渺茫其得之必由聰明嚴正豁達慷慨其氣稟泰  
元合媼神生而具此陽明照吹之體盡胸滿意無  
不直遂悅豫緣是以精和采駐久視不凋所謂物



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也有粥粥然一毛之是  
局哉蓋見吾石翁汪太公焉公溫夷爾德椎蹇爾  
言望斯薰覲斯醉名不藉雄成也而高明性植自  
不與人作緣率以攸行如詔路於五父之衢期不  
令一足迷方忽向而止至問世間自有負我之人  
負我之事軒然置之矣尤不耐容人過曰與人彌  
覆以重之罔何如面折之法可改也而里益奉以  
爲平有爭則質焉視取曲直如銖兩則各欣欣釀  
金邀飲爲謝公曰以招飲費猶之訟庭費也趣爲

爾惜至辱人子窘於豪輒憤起擊斷或尼公是夫  
力能以非橫加不憚也人窮而依百計周之素著  
貨咄嗟以推殆盡乃嘆緩急人者抑轉貸曲通乃  
爲濟耳若長物也非我有久矣里中人則謂弱而  
鋤強貧而好施如公不少概見而公自以嚴正慷  
慨生具之初不匿踽踽之跡與吐納導引家爭有  
爲之權今有人於此號爲爽邁其所排扶踣藉與  
夫德色耨鋤且不覺昌恣迭宕飲噉爲健况性與  
道合喜怒欲惡同民我無私焉蟻去知而羊去意



靜與專而動與關一士行志乾坤同門萬行悅豫造物在手世有仙人吾且以師門釜庾鄉黨鄰里作功行而推仲山甫之不吐不茹魯連先生之排難解紛與公同躋石室丹臺之上也兼復退讓獨盟累心都盡膝有我承景之顯而忘其貴以奪產則不較以投獻則不納公庭竿牘雖親情不可得而索間相爲一至中途廢然反矣諸孫曾孫日課讀盈前外官不知有城市而又時勒訓居官惟職業之專一切家人生高厚想非所言此又事事妙

契老氏無爲律豈不內外人已不遺而遺保嗇自寓邪是以行年大耋登臨舍杖當先強駛殆過少壯厚祉祁祥遂遂蒸蒸匪所思存矣今年招搖指子廿有八日公八十誕辰是日也 新天子首親泰壇就陽位肇開壽域圓鍾皇皇御自南方元城黃雲適耀前星壽朋以纏南極老人感精符曰四七之紀人爲一端有子筦銓薦人於天得紀得人斯月之間不後不先公之介祺蓋合會天人與國家迓來而迎始卽丹臺石室無此關係昇平彼麥



丘叟之對齊桓又奚足齒於是江東諸紳奉官於京遙發輟辭取義禮經觴豆几席讓而坐下屬小子以載成履吉重爲告曰是爲頌也乃所爲祈哉

南溪葉翁六表序

余昨歲客都門結夏住直北僻舍中翰予覺葉君時來楚音致足懽也秋杪南下以渡江前夕次中翰里歷陽則封公東溪翁時已跡得爲具招余與其仲南溪翁主而趣諸客從旣竟夜分去言追此聚恍如邂逅園綺矣今王春首前坐客東余君之有意葉封公也封公非南溪翁不懽翁所以惟謹伯氏者自節約家人稽事課國子君子和讀而外間稍稍授老氏圖經言至於世營了無一涉當由



質心天賦貌若傳之想疇昔之夜望已得十九已  
翁歲庚甲適一週秋九月廿九爲懸弧辰里則有  
祝言願預圖所以藉手余不佞敬承竊於天人損  
益敷受間聊識其概如謂素封家取盈府忌至不  
得問延年逸樂事則陶朱輩不必不期頤而原憲  
環堵何必龜鶴來遊是不然多有少有各有恰足  
之心願適得其無爭而造物因不爭之卽爲大齊  
耳翁家世宣之旌邑商於歷陽因僑家焉其爲居  
化計一聽化之所集無逐逐也翁自視輒有餘羸  
棄去置城隅汗邪計給終歲以時春秋較雨量晴  
曰是鄉也足以老矣已復趾與亞旅錯口與粗糲  
甘身與布帛溫猶自視得無羸邪問閭黨緩急挫  
而施無所厭猶自視奚足邪顧不了吾元始事還  
而依太上所爲持受正乙者清齋晏然更不問一  
切得致之奉此政非有意損退蘄造物所益使不  
爭於所受則恰足之心願如是乃安耳乃安乃益  
保艾有潤不慕陶貲陋不至憲堵而人瑞顯符已  
棲蓮葉之靈而狎青田之羽矣余常考嵩山寇謙



之稱牧土司李譜文授圖籙真經至今文成文獻  
靜輪肆赦視當時史臣所紀本教蠲去邪累積行  
樹功乃至長生世上如出兩旨東溪翁以去累敦  
功行者默保艾其神而第外借持受真實地殆出  
魏兩帝主上卽長生事豈遂異教乎東溪翁不立  
壽者相而于此符壽者格天人之概政復不異耳  
余不佞僭以質之諸君而備所以觴之觴之日錦  
霞蘸江面菊英泛杯面諸賓侶遙引滿浮而遞爲  
壽願數甲子自今載始循環歲歲偕南溪翁於地  
行仙中號老二難而中翰與國子兩君益顯益互  
尋綵衣樂事更借余不佞以輜軒之便歲如有期  
而婆娑雜舞其間真不羨疇昔之夜想像園綺於  
千百載上也



管太公偕配劉孺人七十雙壽序

天之有運人之有百年其數蓋總類而言間分時  
事以較之其故疑不可得及所推已改所成徐徐  
而出天與人之全數有積而至者乃始穆然吾元  
翁管太公家世望於春穀遠矣蚤失怙婚劉太母  
門適與均上堂奉慈氏備無方養承九十餘齡歡  
太公少夙慧同昆季于伯也受家學太母力闡事  
相之已起家半刺昭武失迎所司指歸開理學門  
誘進不倦挫產而行義所赴中外急無有愛太母



入則問幾何緩急以爲愉舉令子八孫玄以三十餘指今且併繞而稱逮耆也小子履吉曰夫天道張弓因不足爲餘哉數多者見貴而實索數少者見賤而實饒其語玄而乃近方太公初婚時雞鳴盥櫛有餘慕矣而慈氏養之以室緯而娛年日秩古之倚閭無幾見焉太公之業旣蒞太母復勞以篝燈夫是價日翔試日利顧與季同業季以第去乃罷就經明薦未捷而薦數固奇隨薦而潦倒者不勝計視階半刺何奇也獨其在昭武篆樂安能用風霆摧豪猾不能繞指迎上官坐未竟志而太母爲請施政與鄉何間之有相于于以返語性宗則成公超之市身俗化則景彥方之門至貧女侄資以嫁窶親族貸以生而婚聘孤獨率量所推以存一官檐下多制而里門之實事自由未可隨俗論也以此校不足者安在邪令所稱見數之多得於少壯父母功名什九滿不敵歉至其暮而境往矣諸滿俱遷不畱諸歉顧獨耿難釋而太公太母一節之推乃餘一節能事至今日而惟有是推餘



無憾者綿綿而引樂成之端如人初聞乃覺長日如物氣足始欣向榮以此言多少索饒之數又必有能辨之者若夫膝下琳瑯籍聯鄉國季和諸胤等唐虞之待舉汾陽衆孫同起居而首領而陽雍雙璧玄感白首河宗九策蘇引朱霞亦復非不足非數少所能畱遺道德玄經似未循其本太公太母之孝思既若天媿厥性推而友于則父事諸伯氏惟嚴妯娌內調雅如同氣淳和所育村牧里嫗咸如推置腸肺卽所思人轉背不遜竟不較竟亦

恩焉蓋兩賢合象大美醞流易之龍在田施普詩之麟子姓繼振備德作求斯實足多奚拘於數夫德惟足則若不足若不足則歉乎如見少自見少而多祥集一谷之不欲遽霍與一氣之不能頓進說固非二老氏三寶終處嗇以明天地所以長久其數其本循之則亦復不異矣人以德分天地之長久矣長久胡不大年然則今併繞而祝太公太母之逮耆者引樂成之端起積至之運如日初長而物初榮而規規然一衣帛貳膳之景光其又焉



卜所歷也哉是歲也一之日爲七十偕誕辰長公  
伯馭維舟相問賤言以侑綵酌伯馭其腹淹緯宏  
放其器溫臑凝遠率諸弟長跼爲壽樂事具足一  
庭卽有細聲奚當鼓吹吉惟是愧徵交于世外感  
人子之至情筆重畱經日未下呼所習祝嘏語不  
至已第少據推明爲應屆進知伯馭有以文之

方太母趙太宜人年祖母八十壽序

子之於親勤不匱稱不老所願爲祝延者未有紀  
極也而古立言者於嘏辭不少槩借至婦德母儀  
弟稍綴有生之大數語之嫩志徵實而已求其識  
操異而遭遇全不越董萱粉榆而躬聖賢忠愛之  
實聯子孫之美萃累葉同升之心以結滄海之願  
此響無聞於今載見則我古桐方太母是太母出  
趙爲名門配贈大理卿方本菴先生舉三子伯仲  
成進士伯最貴今上卽位以侍御起一歲間擢



光祿大理二正邀覃例晉封太母太室人而諸孫  
琳瑯競奏則職方君遙武最先茲秋玄月望爲八  
十誕辰海內世誼與綵酌者歷已丑來籍凡五自  
大司馬以下若而人其末則小子履吉進曰噫嘻  
盛哉夫年者天也天之用大而人以靈性承之不  
有大識何以迎天結爲大年丈夫女子固當無異  
方太母幼時卽開嬪則趙刺史公已丈夫奇之遍  
擇婿無如贈公快歸之日割高貲以奩愛女而趙  
從子目眚焉竟夜劫去太母顧解贈公曰吾惟君  
子家不家趙氏也何窮治爲未幾趙從子盡落又  
分所餘周之不復較贈公篤友愛旣自挫祖遺存  
伯兄太母則更割僅存之奩田以贍妯娌協氣所  
應中庭楓杞二樹連理雙扶他中外吉凶緩急悉  
先贈公意簪珥立傾靡德者色此於財利關何學  
問而能破邪性快織衽常丙夜手指縑以佐贈公  
讀自免伯仲以逮壯凡衷於身者刀尺是給猶曰  
窶家母也及伯拜御史豈絲縷乏而尚手指縑如  
昨日吾遽筋骨加急邪此於富貴苦樂關又何學



問能齊邪贈公餼學宮後嬰疾幾殆賴太母調侍  
五易歲愈遂矢志河南姚江學太母代問家人生  
兼代太傅自教兒訓課不假易曰勉習勤苦備爵  
命馳驅獨以理學作述不關仕宦矧贈公道岸津  
津開來匪異人任柰何令負笈者居不肆而突無  
黔爲營桐川館身操作飲食以供葢贈公逝而伯  
領社會八年盟或有闡渝者太母侃侃鎮之其心  
至今在爲功贈公邪功聖學乎伯先官司理膺恩  
誥太母適病望見冠帔曰柰何以疴伏媿絲綸力

呼婢起沈滯亦瘳若神職方君初第歸戀戀澤芹

太母亟謂曰而父有朝命且不令以護背忘丹

屐若駒血也胡我爲愈壬戌伯果以按京畿召太

母知吉水關中諸有道並集新朝趣語伯廿四

年西臺官不此時班正學幹世蠱慰當年勤苦馳

驅心欲我七箸王邪伯馭乃叱爲愛子孫邪愛國

家乎葢其義理夙惠朗自胎元白首名夫道同琴

瑟所身體者皆教約教卑處人所絕不能而隱念

質天者皆大儒大忠望其子若孫社若會合天下



人以共濟此其見大用大非世女子所知亦非世人所知則曰天也天式臨之五昌申之黔如推首容藎推策咸以爲得天之紀環而復始而八十年來一鶴髮翟禴常麗於瀟霍浮丘之上奔走五朝五籍之大人小子振珂雜舞如瞻靈光如頂岱嶽曰等太母海中揚塵也噫嘻大哉年乎故曰年者天也在昔楊泰瑛子成才官亦教流三世而未聞受福王母張文定母榮晉國亦堂開八十而未聞闔作師儒至若膝繞旂常壽國勲兼父子代鳴鼎呂歌筵歡盡弟兄正使從前立言得至今存信茲事之可徵詎摛文之不報而履吉猥以附職方塵竊自步雕蟲賤技肘齋滷素有盛空傳斯可卽賦以媿頌是乃祝例之盡遷哉若曰修爵者辭則吾豈敢



劉母雷太孺人百歲序

代房師韓

劉子既策名除大行旋奉命出沾沾喜不勝爲可  
持使節便道歸渭里壽其大母雷太孺人也太孺  
人春秋週百歲爲古今希邁同門諸子咸欲觴而  
前觴宏祝且頌因丐余一言余不佞獲長諸子一  
日知斯已家同其休身有其慶顧人間吉祥善事  
孰有開百歲之堂者且余家涇而隣渭寶婺之瑞  
蔥鬱相望褰裳蓬山吮筆可繪空無不悉太孺人  
者古女訓固云賢不出閫今第謂太孺人德閫闈



以內莫識所以延之卽期爾猶之老恤緯耳安所  
豔之太孺人則善相高岡君者也高岡君秉愿慤  
躬篤行而顧喜施自其昆仲族姓以及閭里之貧  
乏饑饉靡不急也挫產而衣食人曰吾無愛太孺  
人脫而佐焉曰苟有濟吾無愛里中人則咸嘖嘖  
謂豪長者不耐室人恹而諄卽緩急胡越矣高岡  
君之能爲存也太孺人能與爲存也故知高岡君  
無不知太孺人者人之所集天固逢之高岡君壽  
八十加六則已日覩劉子舉其鄉乃配德之符綦  
溢綦不得盡於太孺人行之據所已躋百歲爲報  
施之異數而劉子又以是稱輶軒使者歸從白頭  
兩尊人萊子觴孝子慈孫人事天道信所謂至公  
而用之至私邪以余觀女子修攝如金泉膝印其  
說甚渺至男子卽習有爲法第能却病間或長年  
過百則詫以爲羅城爲寥宅而不可幾遇太孺人  
胡其不數數焉太孺人薄滋味但數進飴餅少輒  
止固無他異其佐高岡君慷慨而外自取于身無  
長物性安之亦非有意避造物所忌至其家訓凜



然義方以門內兼黨塾事雅如從居室中暗合聖賢民義第令相壽格者曰此法宐百歲疇其必之而壽適滿格未艾豈男子有爲法正真宰所爲多事而經稱天壽平格民義平平壽乃及格政於女德當然中有不知而日積者乎天之所集人益逢之于乃培風厚而劉子朱輪之貴出劉子貴而大母青華之籙註今之遲太孺人以目覩庭錦者非邪劉子試舉同籍中雙白在堂則已拳擊喜更數十籍有奉雙白以奉百歲大母無有哉彼其年不百而啼澤芹陳依劉者非人哉孰與以輜軒便歸壽邪劉子於造物其不得自菲薄行矣是可爲酌矣乃余門中有當塗曹子者好撫古昔復進曰五嶽列位首存西華支而爲渭蓋近條云西金方也故西王母曰金母金德純而質剛萬劫不壞曆莫過焉二岑體金質而削成其名玉女兌索得女也女德代成也西金爲悅爲秋萬物悅樂堅固告成之所也今 聖天子在位久遠軼陶唐古帝百十餘歲爲八荒開壽域以觀厥成而其化不顯惟以



在宥靜攝之外庭不曉蓋乾行而密坤寧之妙也  
坤爲地爲母也故其象徵爲女德爲百歲而又於  
萬物悅樂告成之西方太孺人身集而逢焉善必  
先知之義有如此是以使劉子甫策名而卽官大  
行而卽持使節以便歸壽而適當 聖天子誕彌  
嵩祝期天人昭應之際豈其微哉此語也似肆而  
近似微而大固非爲余里侈私瑞者劉子併採以  
歸對揚而加酌也可

壽湯母太夫人七十序

是月也吾宣之里奔走四方詞命若禮緱母獻絲  
華馮馮然搖狄素紗以天人而號望國者曰大司  
成嘉賓先生母太夫人七十辰是爲樂且儀之小  
子履吉進曰前年祝封太史公蓋亟舉先生集人  
心効純嘏矣以人心効封史公猶之効太夫人也  
無異舉也履吉固云不欲稱引玄遠一斷之經經  
於頌祝女德不少概見闕之詩壽母一語略甚庶  
幾求之易受福於西王母坤爲婦爲母居西南成



物之方悠久之道當必繇之坤用地者也不見其用乃見其順太夫人結髮從封史公侑詩賁則稱德照言如所稱倪天者旣秘聞以內而封史公經業家與國人率循焉卽擢髭撥地亦不盡太夫人者無用他見也惟是其力勤佐讀黽勉有亡以無分封史公之乾行當時定其經業決可雲行雨施乃亦潛龍不用而第與坤用其所生之六子于是首襲坤之母氣者爲震亦首最著餘子且以次成位焉坤疑弱不可以正有章則正矣至正之章無

不在中者故美之以黃裳蓋以陰錯陽也陽錯於陰一發必震一震而文章驚世可以守宗廟社稷履吉所謂兼昌黎眉山而更屬人心於洛下者也夫乾坤二位俱不用而先生獨自用其震微獨不必響赴遠邇則亦坤襲之者薄也坤厚載物曾不煦煦見而震襲之盡毀其文章中之光閃一返之黃裳自往年國論謬拂彼人在事朋之得失灼然人心者先生泊如也亡論蓋宛上諸君人人能言而履吉所熟悉者曰先生與人交洞見肺腑喜揚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人善不啻口規人過時或涕俱平等恩仇幾如德報急故舊惻孤寒傾橐赴之無所愛而又日起布袍粗糲侶二三布衣如一無屑意卽所具居里之小者固已不震有餘載矣而風俗受之遠邇懷焉人心之集于文章聲臭外別有細縕盤互其本在是則不見之用在是見集于震者厚卽不見集于坤而集之者厚也太夫人以也猶封史公以也在易坤曰荒井莫點靖而不躁而退之乎西南母道也臣道也先生當未用而欲用固所謂用雄之爭二

主危也泊如自處襲坤之退處西南兩陰不用絕類離朋終以天下之人心收得朋得朋震莫大焉其所守不果在宗廟社稷乎而又當是時得主者已成玄黃後得主者光大先生代成之義無解也不用震而以無解爲震信非坤之行地不足當之太夫人非獨自以坤亨也以亨震者亨人心亨宗廟社稷矣而永永資生之慶還集之坤者爲何如哉是月也降生之辰卦象兼應家楨國瑞畢萃一庭拜首頌言洪纖遞奏履吉重言之不足而總祝



之曰至哉坤元行地無疆

崔太夫人八十壽序

蓋吾鶴樓崔公以前寅歲入銓寓書余太母老人  
難爲迎畱盡室侍不挈疊數十百言相商迄昨冬  
早抵都公則疏而南邀太宰見辭色者累已余爲  
語公入甫一歲傳所司不肅而前所代視兩選爭於  
其不可已如震雷破柱海內景心逾年考功無主  
名聞之公私亡如相借而遽恐其及謂何公謂余  
鄉之不具迎也留一歲非我志抑母尊人八十辰  
且屆此歲月不娛而擲之淄塵邪遲吾子以椒花



之觴登堂爲好耳蓋太母生王正之二日爲公晨昏之再獻歲算週八十而余從都旋則里中已公有嘏辭出家大人筆稱闕之八章壽母室大夫庶士祝頌而觴無以逾矣乃邑曾侯則還過余曰崔太夫人當大誕不佞令茲土獲腑附于嗣公諒不難交幣諸先生巧言以張庭下顧嗣公居常急縞紵而許知言則心有子幸謀所以介之余曰誠有之且仁侯與公交謬可余寧復以無能避第度無以逾闕之詩則請推其源崔族之望於燕已久傳

先太公白沙先生於學無不通而不卽售去太母間則進以爲士所貴逢世要有數在弟論儒行安在不巖處以崔之積必有後試急當以身與以子若孫淺深近遠何擇焉太公憮謂善陟駿有人吾借以鹿門老則時午夜控籲甘以身謝晚達而所遺之于公之門此愿力鬼神憑之視太母匍而隨色加喜也亡幾時而有公之庚辛太公則以酌太母若所期今伊始哉太母卽還相慰終不自貴損約殆過平時諸操作視家指無異昔之隣姬



里婦心嚴貴人母自屏遠呼而前吾故管蒯也爲何疎此非必取下之伍有意爲昵爲是本性于先後淡濃間暗合齊物之致公蓋不惟讀太公書早悟損益卽披帷而象無言之翬金土錐沙已喻而傳之公起家大行十四年僅服一考其餘則靜谷歸樵以代覓響至入銓之會忽于閒遠中大副清評而不知其聖善以成之者遠也大母凜志操敦禮法雖不自貴顧對家人靜謹不以惰容見公晨昏用敬爲孝十年來失太公慈母而嚴君如一日

公問心之學雖由天授至如在銓得已而爭于不可已或一念轉折恐恐無以對太母不敢萌此其用敬于承志抑微矣以余觀人情未有不喜驟貴而太母願塞守遺孫子貴矣而夷其情以取下之伍約其身以靜謹之範世情物態毫不泄其用而惟避盈節嗇以還之太母不爲取天固不能不爲與也而公所爲承志者居顯官而持如衡寒如水一葆靜者之素了不關轉折逗漏公于仕宦精神則仍節以還也夫人子立身顯揚無不歸之生我



寧有節仕宦精神以還造物造物隆其美報不自  
生我受者乎又况其自能爲受乎夫太母則何可  
以人間壽算律也哉易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惟  
節爲中正故大夫士庶空之而天錫之以嘏曰壽  
母則易之辭與詩之頌爲一而後楚樹凝長之源  
本可推也八十自今以始正小年耳余請以質之  
侯復係之曰吾仁侯飲冰蕪而三年成亦惟奉教  
我北堂期勝任而愉快之以樂遐年今於大誕堂  
開稱言以入子情可類隱隱有錫而觸乎侯則還  
報曰若知以蕪勞苦者令有母在邪則知令于蕪  
者公在也篤公以成令而還以錫其母者太母在  
也知公知太母而喻令所欲喻于公者子在也公許  
子知言當否未可知第是日也寶聖獻花有借以  
將而進矣



李母六十壽序

代大司農

斬春李民部余屬也以次當權白河意如不卽往會勅且下乃縛緇而告余曰樹初不肖不比於人類倖緣初服官邀 覃典得榮兩世封而老母尚

格於制卽禴翟有待哉樹初惴不獲爲子今老母壽六十庶幾奉一觴於膝下畏此簡書而實懷歸其將柰之何余曰王事也子當往余將爲若母告且若母今奚若也曰老母貞靜慈儉素寡言笑襄先府君爲修潔長者而身甘荆布蔬糲數十年一



日諸兄姊日引不肖衍衍不識不屬離於老母毛  
裏也既久媼遂日禮瞿曇氏體故癯瘁常不去藥  
裏而縫緝垂老不斃余曰子當往君子之事親也  
樂其心不違其志而已矣若母貞靜慈儉坤則茂  
矣貞者不可強以華靜者不可溷以囂慈者不可  
拂以競儉者不可進以侈夫世俗所爲祝延護背  
者文而堂綺而席肅里黨盛賓客羞珍異以爲能  
竭其力張鼓吹歌舞以明得意身不問所履而色  
居之以爲豫財不問所致而氣挾之以爲悅親養

固所自盡也於人心寧獨無忤然大都皆華也囂  
也競也侈也非所異有德者樂心而逸志也惟孝  
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觴壽者猶養  
事也吾子蒞官敬而事君忠署內外咸以經濟相  
推重尊親莫大焉有恩以明尊恩待而尊愈至也  
曾是之未足而顧取諸其下者乎不涉以靡囂競  
侈之俗習而順厥貞靜慈儉之恬養此所謂樂其  
心不違其志者也民部再拜曰佩服斯言誠哉老  
母之志也蓋老母居固督勉曰小子但能官吾亦



博學山人和卷之八  
奚樂色養爲坐是以有絕裾之罪其又何辭於王  
事於是卒以民部拜命之白河踰年事竣報績最  
關賦入而軍儲資余藉手以寬仰屋則亦賢母貞  
靜慈儉之教也余喜而勞之曰余向者諾子爲若  
母告其語具在曷書而當子之觴

朱太母何恭人七十壽序

余與白石往從燕市訂道盟舟車期赴切劘今古  
一紀以餘茲來同聚白門則友人梁大胸趙鵬南  
諸公相與廣倡釀資爲白石板行著述文通詞通  
等十餘種劖氏會將敦始忽過余別暫歸楚以太  
母何恭人中春爲七十展悅辰意若歎舞春衣而  
緣逢掖也庶幾得樂志之言以祝聖善余不佞唯  
唯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夷夏論以爲修考之士皆  
有盡極今夫立言之家推盛事則曰不朽在易坤



曰含章可貞天地所以常久惟此日月疊璧山河  
煥綺相爲運處宏覽博物君子蒐取其精貯之心  
胸以修辭立誠修卽修其精也精宜無復有朽時  
獨爲之厚其孕者坤也坤之章主含黃裳之文在  
中也而其章若文則用之得位之子子位而黃裳  
吉章以化光而其精因其坤德以彌綿是以可貞  
物無得而凋之太恭人系出皆名貴人自嬪中順  
公鍼解相讀躬桓氏孺仲之行迄中順公爲郎爲  
守冰玉歎聲益多取型於闕門以內無不則也無

不備也支親外屬攜養均而阿保視無不依也而  
又歸心釋典證人外之秘舉二子伯氏余未把臂  
其符采風華卽於仲氏白石意得之伯仲資卽天  
授也太恭人好講肄如宋文宣教授諸子如少文  
師母禮義澤於衿和平聽於神康強逢於身操券  
徵契自空承貞以存若浮榮肥利需之伯仲備物  
以養形孰與舞縫掖之爲真哉古固有棄千金之  
劍抱符子之書事親爲大牲鬯其小世自不乏白  
望銀魚碑鮮半字遇文宣師母必有慚於志白石



不求世俗之孝而以墳典百家中金玉琴箏鍾鼓  
笙簧爲陳截蒲編柳蒼撮成一家言太恭人志之  
所樂還以樂之則又空永貞以存夫伯仲方極命  
載籍出緒餘以了策名事資適當不遠矣余獨謂  
揚名顯親富哉言乎詎策名之可盡今有學者於  
此如劉彥和所云前修文用而未先後進追取而  
非晚張桓二門各以數十萬言奔走儒碩揚執大  
焉顯孰至焉此名被親何朽之有故曰百齡影徂  
億載心存惟此心精是坤所舍同舍於子文乃在

中子章旣貞坤與偕貞超形質而匪麗合元會以  
滋根彼卑之世俗有待以養形烏足倫哉試取白  
石所攜緇囊綈裘一寓白門諸君子非甚犁然有  
當孰肯立地捐資而赴爲魯之寫端門漢之摩石  
經者脛翼非期崇朝以遍一地心與天下心後世  
心當畢驗於此余特推本而掇拾之爲從來嘏辭  
所未及要亦經義備見不敢恣臆毋謂姑慰人子  
讀書心動以文章著述家高相位置必出神仙延  
壽萬億之上也



壽葛母徐孺人七十序

葛母今秋七月廿四日為七十誕辰先五日長君  
 無我從秣陵館過余遙集堂欣欣欲邁反宛上修  
 綵觴也余停而宿之無我語間蓋猶有陳師錫問  
 名之感余謂昌黎不云乎事親者待已以信不夸  
 於外夫不以已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而惟已之  
 信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以是為信已嗟乎  
 人以為不能而已信之世之人不嗤而愚之也哉  
 而昌黎斷以為待已與事親者在是併甘旨供養



之道皆以爲文焉而外之非昌黎固不能爲此語也漢世有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有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爲名臣者當其屢屢退歸報罷非夫自信其又誰信之邪今無我有其能矣信以自待何遽不可以順親而爲無我之友者如唐之范王居重徐宐生唐祖命暨四方諸君過余者亟舉無我磊落慨慷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則又皆信以爲能無所謂人曰不能者是不惟信已而且信友順乎親者信乎友信乎友者益順乎親富哉聖之經也孺人賢母也知子如母知子之友如母順而悅宐莫大焉則亦壽莫逾焉而非必神仙不老之爲喻也無我其併信余言欣欣歸而舉觴也可



九如冊敘爲劉太翁年伯題

今人自強壯以往每十年而一祝非古也古者祝無定義無定時其稱詩以燕老也或間或合樂注所謂無算是也至於人間意願相得有卮酒則起爲壽舉類加之不勝舉矣善乎我胡太府公之祝我劉老伯父母也蓋水部公前年官北國子府公時爲郎與居比舍交生平歡則已爲二詩遙侑生朝綵觴今出守我青山適水部公分權於蕪關在燕以燕壽在關卽以關壽於義有取乎何取乎而



關足以壽邪六十里雙輿見有河圖浮而瑞景流  
焉不此之介而必他日者遙稱邪何以介則增爲  
詩矣適得九篇何以題則定爲圖矣適得九如詩  
之有九如人習知之也何居乎空稱於今日之關  
邪貫長卿曰天保臣下歸美以報君也美以報君  
何與我伯父母邪鹿鳴以下翩離之言曰不遑將  
父不遑將母體臣如此而臣無致焉則有願如某  
如某至九乃庶幾耳夫以人子之私而不得養而  
其君爲念之而寫之筵几則其爲願於君固有窮  
擬極狀而莫可喻者此血氣尊親之大常古今所  
同也故願君卽所以願親而以君壽乃以親壽耳  
詩以言志志其未言而所之者也水部公釋褐花  
於三河苜蓿於螺鷺于國庠伯父母強駛可從以  
風土非吳人習固未免徘徊白雲爾已乃關距蘇  
水程祇數日雙輿果懽而至水部公卽心如水而  
入侍則于于熱甚其殆以關爲將焉豈得不以關  
志報北向而頌九如亦披帷而頌二老人矣人臣  
之義人子不敢居之爲之寫遠事而邇資則頌言



者職也故曰言以足志府公之謂也不於關之日  
舉是義其美舉邪蓋水部公文章妙天下所至山  
水稍經指點如楊馬位置述作而伯父母不以子  
貴娛顧時娛其位置以爲真文章真樂事而是關  
之署又適有景焉水部公遶膝意中已吞如天保  
者九緣是景重之而爲十八凡山川松栢日月出  
入諸趣皆具周臣子虛摹于意表之景伯父子身  
狎爲景中之人不得致與得致有間矣晨昏之暇  
意若騷鸞鶴而遊赤霄又進翩離一義則是關詎  
不饒爲壽哉不是舉而遠舉政恐未如耳夫祝嘏  
者類舉長胡壽國形氣根本之說卽娓娓爲伯父  
母稱不能盡而今但於關稱詩較樂注之無算僅  
三百之一其舉已細而又約詩于署中之致豈不  
更細夫仙人之壺中橘中大幾許而雙丸遂占今  
古况卽是署而河圖浮瑞景流者乎今令卑之爲  
人間難老語亦當以此致爲始故曰在關壽關舉  
類加之者也敬引卮酒而起



彭景從芝瑞冊小序

觀察景從彭先生開七十觴從子給諫公讓木以  
京邸集詞林諸公韻言爲祝而以帙首題字繪圖  
屬小子履吉蓋給諫稱先生守昆明有芝秀於庭  
瑞靄繽紛郡人紀諸石按抱朴子芝有金芝生金  
石中得之令人身有光壽萬歲夫滇池固號金碧  
其形如馬如雞芝生其中秉金石氣無疑卽貴筑  
亦有金石畚先生當秉憲以往造物則預取畚司  
金石氣總於昆明產之禮曰大事室老行先生敷



歷西南生平之大事也自不專爲室老壽延地而壽延瑞應其地其質明彰久矣謝太傅謂侄玄子弟何與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曰如芝玉生庭階耳先生以金芝彌性而給諫以芝玉秀殿廷則又一種而類從併今日詞林芝房之歌若爲之聲氣求而玄靈合也小子泚筆題曰金芝紀瑞其作圖也因之其稱名取義也本諸此至先生名德遠猷備在給諫公之乞言與諸聲詩者不具論

題宋比玉觀物之生卷爲李組修壽

吾友李組修手闢金陵龍泉之勝偕莆陽宋比玉唱和詩篇若干卷所得殆過王孟崇禎戊辰夏公甲子初週比玉飛筆追沈啓南寫生作花卉果菜雞鵝鴨之屬各如種數成冊以頌公弁曰觀物之生亦仍沈本也履吉過白門組修出以示見物物真氣滋榮信如彥遠評摩詰得心應手意到便成近得天意又坡公所謂乘除合自然之數至云出新意於法度尚涉有爲計陸叔平陳道復模本未



論中原逐鹿矣比玉毫端富有萬象何難圖乘黃  
千歲古封三栢以狀靈奇茲寫而頌者乃不離人  
跡日用之常夫其爲人跡爲日用令老圃園丁見  
之皆指是吾手樹畦圃雨露風暄得時之物而家  
人婦子亦嬉指此固狎吾池塘埒築中忽不禁祝  
而呼之當依聲而前也如是手撫眉開天然之情  
性自樂自生自生惡可已而與公頌相視者不巳  
結於無窮邪公挾比玉致相樂嘗喜其醉後大書  
如天馬篇內請曹夫人雙鉤上石其愛而重之如

此比玉爲鍾子期頌固空手腕所極生物之數非  
天莫與師獨何以序公詩集歸本公孝友天植發  
於寤寐飲食與經世籌邊大略不忘醉擊唾壺而  
卑訾詩家草木禽鳥直作緒餘視香山間適品題  
非其至也夫本實自撥者雖物生號萬自在天地  
間亦何與人事爾乃敦大本以游于大生任舉一  
形而存任宣一言而存作之人與爲所作之人皆與  
天地之機爲生生不息而手乃了然直遂曾道與  
物大與小真與畫顯言之與分言之爲岐乎非岐



乎陸士衡有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大業之  
馨香又曰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大於畫寫生以  
存形存形以宣言草木禽鳥相視無窮穆叔三不  
朽類邇義遠備是矣比玉之觀物生正比玉之善  
頌也夫履吉借閣几案上凡四年越辛未夏公書  
見索敬識一言以歸之卽比于宣一言之頌公其  
許之否



